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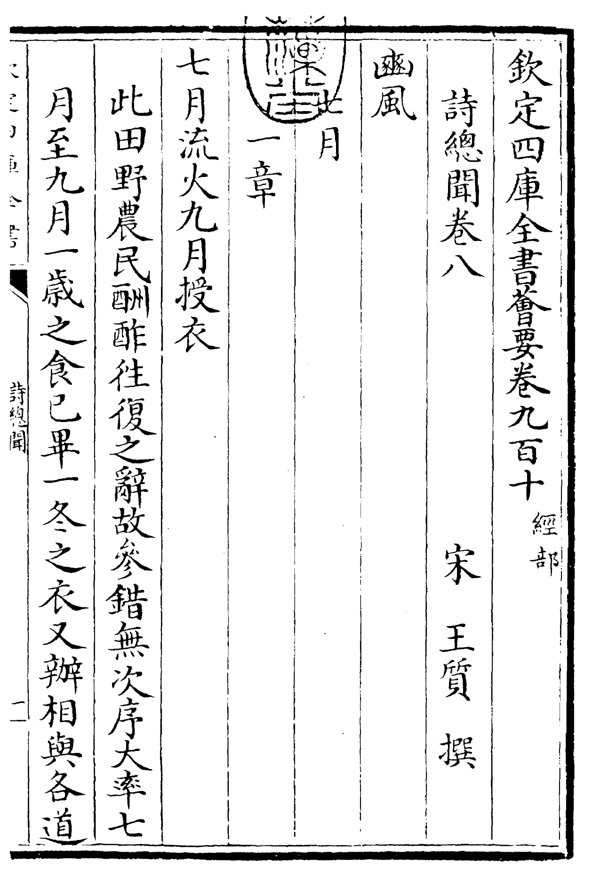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總聞卷八至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十 經部

詩總聞卷八

宋 王質 撰

豳風

七月

一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此田野農民酬酢往復之辭故參錯無次序大率七月至九月一歲之食已畢一冬之衣又辦相與各道

其生業指時指物不一而足卒之躋堂稱壽以答上也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民或言曰自七月有寒之漸九月寒事當辦無以禦冬何以卒歲歲既卒陽已深則于耜舉趾饁田以次而至也

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民或又言曰自七月變候九月卒歲之計已備春來男已不可離田女當采桑育蠶男女各分職也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旁田者也女與同歸喜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

三章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萑葦將成八月可采儲蠶薄待蠶月時至則采桑從事也條桑南人謂之梯桑扡桑北人謂之穿桑采桑止取葉不伐條也正月以後即為之將近蠶月也

四章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有麻事之漸八月可績以奉公子為先併絲麻而結於此章也染采必向陽藉日色也今染人猶然

五章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民又或言曰自四月五月有稼事之漸八月可刈十

月天寒葉凋可趣野事之時仲冬始出季冬再出過是則春野事休田事起西北非皮不可禦寒縑布皆不足當之小民以羊豕等皮大民以狐狸等皮故絲麻為公子之裳狐狸為公子之裘所自用者豵之類也野豕一歲為豵言皮薄也三歲為豜言皮厚也野豕多得稚者力弱易制也少得大者力健難獲也以難得者奉上也

六章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民又或言曰自五月一陰之生更六月至十月而陰氣已盛穹窒薫鼠塞向墐戶將改歲而入此避之也螽莎雞蟋蟀皆類蝗螽今蚱蜢莎雞今促織蟋蟀亦促織但促織聲如云西西蟋蟀聲如云習習尋詩既莎雞蟋蟀同種則螽當亦是同種或螽所化未可知

俗言蚱蜢食蠅乃化蟋蟀識者更詳

七章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民又或言曰自六月鬱薁可食其他以次而有十月初寒可以釀酒之時穫當作濩浸米為醪也春酒冬飲而春生非春始為也毛氏凍醪今臘酷也

八章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又有瓜可食以至苦菜皆可烹

餁以勞久苦之農夫也毛氏叔拾也如此則當為椒

九章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場圃植果蓏也檮之使堅恐果蓏之株為風所拔也

納入也今輸官猶有此稱納禾入官禾倉納氷入官

氷室凾俗愛君親上故遇事先公後私絲麻狐狸先

獻公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先納公以至宮功皆先於
乘屋其末則朋酒殺羊而獻公堂豳俗如此美也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上令赴役猶有此稱執令作役猶有此稱自十月而
輸官之物皆足摠禾麥而結之此章也此詩涉民甚
切故多凡談但久遠無由盡曉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乗屋其始播百穀
西北小民多茅屋將寒則采茅絞索縶之不爾大風

輒卷去今猶如此謂之蛇賜言索如蛇也芒種節後

始播種又以四月結之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

冰最在後非民事也以二月結之自此以後頒冰刷

冰民不與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滌猶言刷秋水用盡則刷冰室以待來年之藏冬禾

收畫則滌禾埸以待來年之朴令人猶言洗厨言收之畫也滌埸同意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朋酒醲酒也醲酒烹羊升公子之堂獻公子之壽一歲之事畢也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鄭氏豳風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殆及公子同歸為豳風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氏豳雅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

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爲豳雅國祭蜡則龡豳頌

擊土鼓以息老幼鄭氏豳頌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

食瓜八月斷壺至萬壽無疆爲豳頌不知如何分一

詩作三種禮瞽矇諷誦詩世奠擊鼓琴瑟誦也詩也

各有聲也此二聲四器也先諷其辭而後入鼓鐘奠

鼓也擊鐘也世曳長也又入琴瑟籥章所謂豳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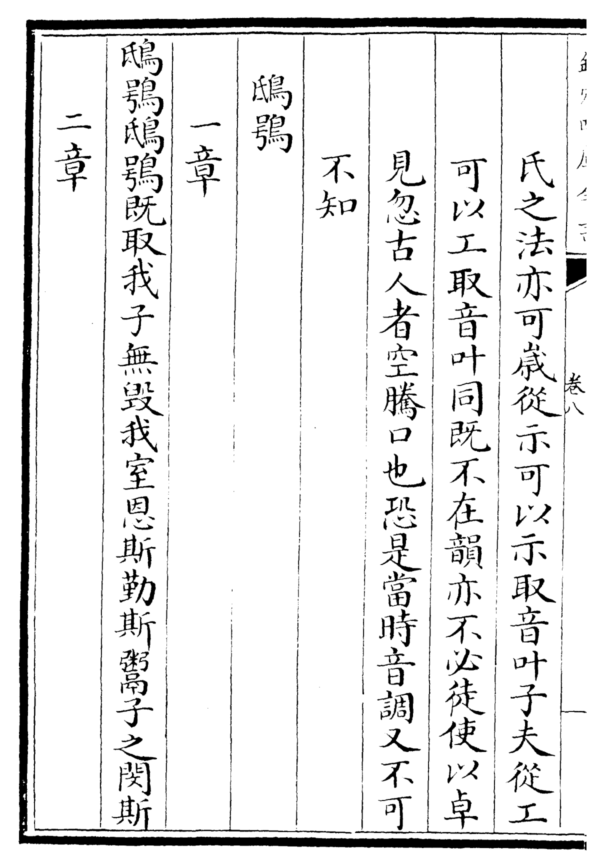
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禮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

管舂牘應雅此十二器也籥章所謂雅以雅之器之

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四器也籥章所謂豳頌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禮諸器諸聲亦在和之所謂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特以器和聲有不同耳大率樂非一器所能合非一聲所能和今此以土鼓豳籥為主鄭氏豳籥用豳地竹詩亦如之鄭氏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引禮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亦有理此

蓋豳地之樂也豳詩豳歌曲也豳雅豳頌皆豳樂器也合籥而吹之不同擊鼓而節之則同也

聞音曰火虎猥切衣魚紀切發方吹切烈力制切褐許既切畝滿罪切庚古郎切行戶郎切裘渠之切野上與切戶後五切下後五切爪攻乎切稼古護切穋六直切麥訖力切陰於容切韭巳小切饗虛良切觥姑黃切吳氏此詩每句用韻誠然有不可叶者惟曰為改歲嗟我農夫若用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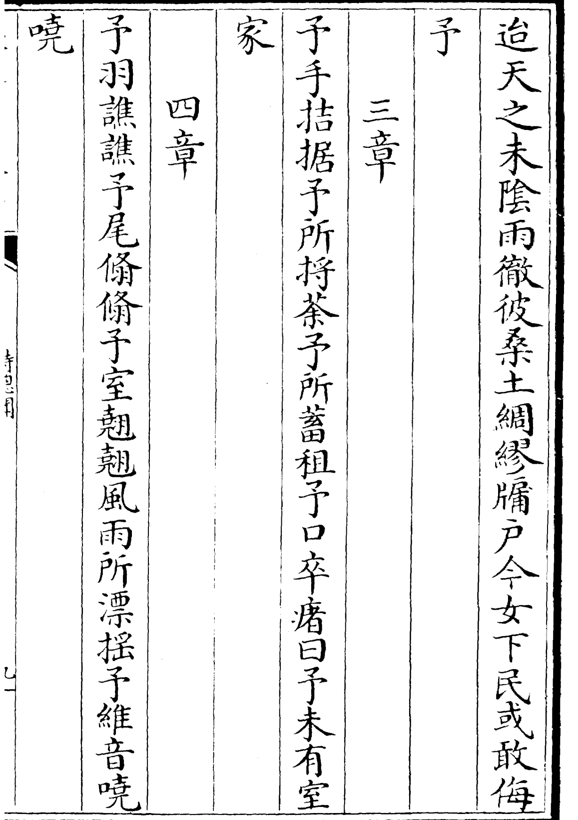
氏之法亦可㦯從示可以示取音叶子夫從工可以工取音叶同既不在韻亦不必徙使以卓見忽古人者空騰口也恐是當時音調又不可不知

鴟鴞

一章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二章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三章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四章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豳跡曰豳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詩而繫豳周公生於豳岐之間陶染西俗習貫西音盖千餘年正氣所傳雖聖人烏能變也當是此詩皆豳音入豳樂鄭氏所謂豳人龡籥之聲章是也古音久絶後人不曉孔子所以繫豳盖有自然之趣初亦何心非若後人强為穿鑿曲生辭説也魯成九年晉侯見楚囚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今西音不知與古音何如西人吐語殺辭必曰斯

又若蘇此詩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破斧哀我

人斯亦可想見其風俗也

總聞曰鴟鴞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絶有不相保之勢言我子猶可王室為重憂王室將危也下民商徐奄淮夷也秉管蔡之流言敢見侮而相挺為亂也室家亦成周也言武王克商二年而病五年而喪饗國日淺初基未固故曰未有有當如克有常憲之有有諸已之有言永保也

大率欲以哀苦為之感動成王其初欲誚而未敢其卒乃悔而至泣此詩不為無助也

東山

一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徂東往也來自東歸也此其夫來歸與其妻相見敘相別之狀導相見之情也王氏征夫懐親戚誰獨無此情昔人從公役一徂輒三齡此皆夫辭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言寄征衣而不違也不知在士之中第幾行第幾枚也外事不與内通故不違也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蠋桑虫也桑生葉則有虫如蠶而小春時也我獨宿在車下但見桑虫不見妻也

二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

施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懐也

果臝括樓也其實及宇夏時也想女在家果臝伊威蠨蛸其寂如此我在野亦止見鹿場螢火不見妻也故不及宇及室及户而言場鹿宿則相環外向猶如戰場盖夜行所見鄭氏此五物去家無人則然甚佳但上三物當施於内下二物當施於外則語意皆順也

三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瓜白瓜也近蔕帶苦秋時也穹窒炕也西北人非此不可寢冬時也想女聞鸛鳴則憂我在外而苦雨也洒埽所臥之炕以待我至儲瓜儲薪凡皆待我也

四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黄栗留也又春時也見此春鳥追思乘馬親迎結縭相合之時新相見之情與舊相處之情孰優戲之辭也

聞音曰上四句每章為起辭上二句不用韻下二句乃用韻吴氏以為未詳山西人呼曰師又若

曰沙今猶有此音山歸未嘗不叶也野上與切下後五切戶後五切行戶郎切畏於罪切懐胡隈切垤地一切窒陟致切年禰因切馬滿補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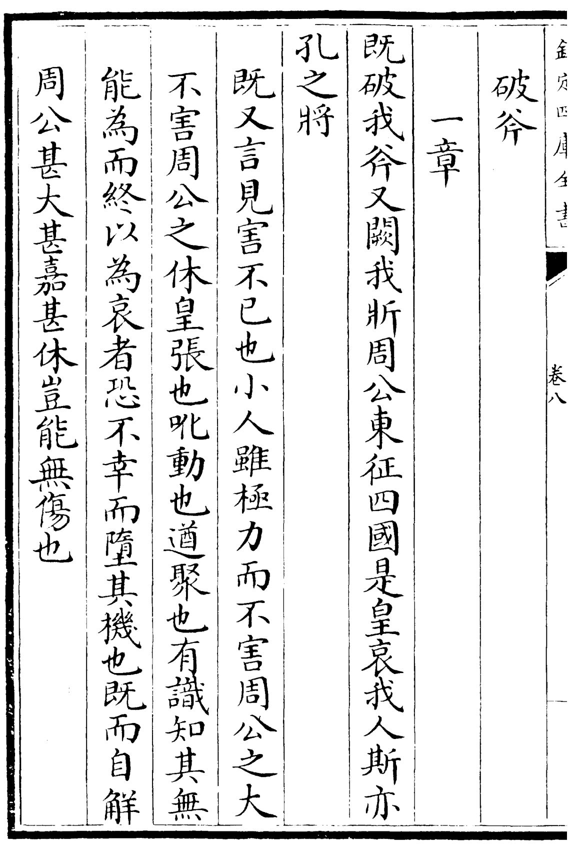
嘉居何切

聞物曰陸氏果蠃蟺蛸蓋謂草與蟲獸不當相雜也上章言桑蠋下章言鸛瓜栗薪草木與蟲獸亦相雜言之小宛螟蠃負之皆從虫此皆從果毛氏良是

聞跡曰詩自七月以下所繫周公之詩鴟鴞固已略言之今又載於此周公東征必皆豳岐生長諳慣之人其人作豳樂歌豳曲夫又何怪項氏有楚其在垓下也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蓋漢高部曲皆關中調發之人秦人而有楚歌此項氏所以悲歌忼慨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自今觀之四句如

今古詩哀泣何由而生而死生何由而决也舉此以明東山蓋豳人從軍為歌者人諷其辭已足以感人何況其聲惜後人不得聞且不可考也

總聞曰書稱二年詩稱三年尋詩再及春一及夏一及秋一及冬歷五時也當是二年始定三年乃歸據皇極經世丙戌東征戊子底平則是三年也詩書所言自不相礙



破斧

一章

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又言見害不已也小人雖極力而不害周公之大不害周公之休皇張也吪動也遒聚也有識知其無能為而終以為哀者恐不幸而墮其機也既而自解周公甚大甚嘉甚休豈能無傷也

二章

既破我斧又闕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三章

既破我斧又闕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聞音曰錡於何切嘉居何切

聞事曰古專征杖鉞黄金飾斧書左杖黄鉞又有

大鉞在左者秉之小鉞在右者秉之後世雖執
國之臣止假黄鉞亦未敢當多辭蓋黄鉞即君
權也不如此待或是黄鉞或是大鉞司馬氏武
王殺紂周公把大鉞名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此
行當是黄鉞其位既尊其勢又重於往時也
總聞曰毛氏四國管蔡商奄此當是三監同亂諸邦並
騷所謂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人情見天下之
變如此周公之危如此故以為哀也

伐柯

一章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當以斧害周公當如此去之取妻當以媒來周公當如此致之皆所以感動成王也

二章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管蔡之徒必有尚在成王之側者故曰不遠周公所

以未還者為是故也去是則見周公而致禮通情斯有日矣

聞音曰踐慈演切

總聞曰害周公者固不為少而知周公者亦不為不多成王之明而又有賢者以感悟之此天所以相周也考書二公名公太公也諸史有執事莫知主名諸人一信一噫二語移成王之心流成王之涕而天又動威於雷風禾木之間文武之澤深矣此詩當是諸史百執事之

徒所作願為媒者也司馬氏以雷風之事在周公既卒之後盖以昔公勤勞王家認昔為古凡隔宿即為昔何論存亡其中明言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周家禮亦宜之不應以十年之後事相聯成文而又意勢相貫決不在十年之後也司馬氏恐非據皇極經世周公東征以丙戌没以丙申併載於此

九罭

一章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二章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三章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皆周公歸塗所見之物也魚游近罭鴻飛近渚近陸皆危地公歸恐復陷讒不能免也國人憂周公而未孚成王故欲且留再宿以觀其變女衆人共推為可

留之所也

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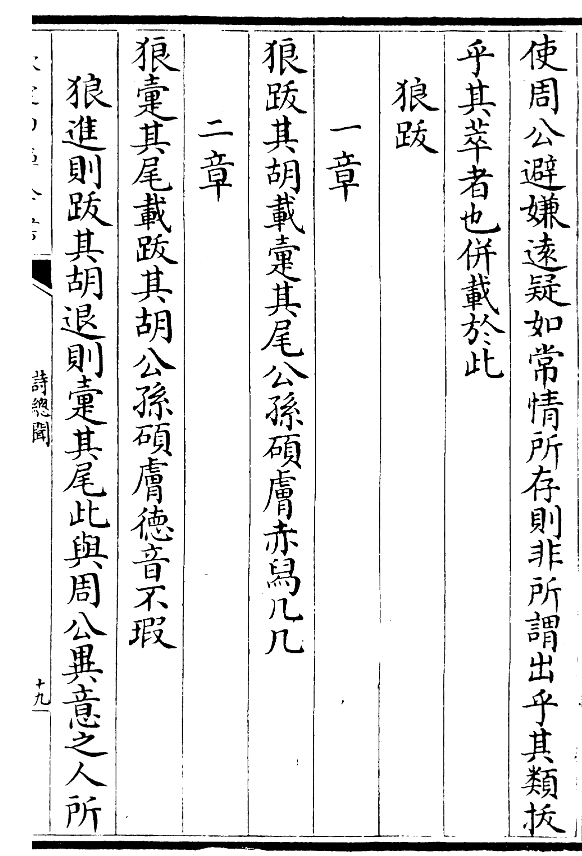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雖此有所逆之服然不可歸恐墮其計也國人憂疑之心如此懲已往不能保將來也

聞句曰舊一章四句三章三句今為各三句九罭之魚不斷

總聞曰鄭氏是東都也東都欲留周公為君謂成王貴

來衮衣願其封公於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此說極有理東都為周公之計則甚精也初欲少留以觀事變又欲終留以奠别都若爾則不利孺子之譏乃騐周公之心上通乎天下通乎地當是武王遘厲以成王託周公故曰是有丕子之責於天葢已屬後事也其後南面負扆之事雖以為疑然不必疑也聖人不事形迹如後世之肺腸大誥之作正危疑洶湧之時亦以王命告天下東征西歸又十年乃没天下康年國勢尊安若


使周公避嫌遠疑如常情所存則非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併載於此

狼跋

一章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二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此與周公異意之人所

露之狀也周公尚留未歸已歸未至朝廷必有蹶蹯者成王亦為之遲疑也周公以大包之以美和之故居上公之位安而保聖人之德全也

聞音曰瑕洪孤切善哉吳氏之說曰載籍所傳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一字之聲無慮數變秦漢以前凡從段者在平則讀如胡或自胡而孳在側則讀如護或自護而孳魏晉之間在平則讀如何或自何而孳在側則讀如賀或自賀而孳

齊梁之後在平則讀為胡加切在側則讀為胡駕切亦或自二音而孳自胡而為何自何而為遐自護而為賀自賀而為下其聲音之變如此至其所以變則不得而知而魏晋以前或兼用後世之音至後世既變之後古音之存者蓋蔑矣今以一二月之左氏傳宋野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此以豭為胡也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麤氣除司馬相如

大人賦曰回車揭來兮會食幽都吸沆瀣兮餐朝霞此以霞為胡也楚辭招魂瓊轂錯衡英華假蒞蘭桂樹欝彌路又曰結撰至思蘭芳假人有所極同心賦此以假為護也張衡狼比周公如以鴟鴞比成王也此等當易

聞人曰公孫周公公季之孫也初止稱公季後乃稱王季此詩止襲前稱大宰公子公孫皆實語

總聞曰此必逆周公之使者行道所見也詩人未有無

故而興辭觸物吐情此非以狼而詆其人也

詩總聞卷八

詩總聞卷九

宋　王質　撰

雅

聞雅一

雅樂歌名也雅有大雅小雅見於季子所觀猶之可也南山有臺之類豈不大而入小洞酌之類豈不小而入大姑猶之可也既强以為風有正風變風又强以為雅有變雅前人所言以事之美惡分正變以辭之繁簡别大小既立

此法則古詩必有更張移易者細推季子所觀小雅有美有惡大雅有美無惡小雅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氏以為遺民者商王餘俗故未大審爾乃周德之盛非周德之衰也故此成康以下者皆是也大雅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杜氏以為雅者詠盛德形容但歌其正不歌其變審爾則小雅亦雅也何以及衰故此穆夷以上者皆是也更改移易斷無可疑者風亦有之如何彼穠矣之類明為王姬

下嫁齊侯之詩是也姑存以待識者

關雅二

雅大小諸篇據序王雅及后稷及公劉父太王及王季及文王及武王及成王及宣王凡其上世之賢君無有不及變雅止及幽厲而不及他王自厲王以上有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自幽王以下有平王桓王王風止于桓王未聞以下而皆不及至其詩無可復見幽厲之于涉者則以為思古思古不思文王而耑思武王

不思康王而專思成王皆不可曉恐其間亦不及他王或臣或民或男或女者不專二人當之曾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然既為此學當不愧於天不怍於人不可承流言為實說使為惡而苟免者何幸非已而安受者何冤且如無將大車悔將小人小明悔仕亂世小人亂世豈非為君之罪而不以幽王為刺何也采菽婦人怨曠瓠葉士大夫饔餼微薄何與於人君而乃以幽王為刺何也且

如漸漸之石以夷狄征役久病而作苕之華以夷狄師旅並起而作何草不黃亦以夷狄用兵不息而作而前後兩詩皆刺幽王中一詩不刺幽王何也瞻卬召旻皆凡伯刺幽王大壞一稱旻天一稱昊天獨以旻為閔小旻又不以為閔何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序皆刺幽王而毛氏以二詩為刺幽王四詩為刺厲王何也序者如此釋者如此皆所不曉也

聞雅三

漢晉以下有迎享送神曲皆用諸大神後世亦施諸小神令考楚茨自楚楚者茨一章濟濟蹌蹌一章迎神也執爨踖踖一章我孔熯矣一章送神也又有夕牲引牲歌夕牲視牲也引牲陳牲也今考信南山恐是此歌甫田大田皆是饗神之曲後世有籍田迎享送神歌太社及先農迎享送神歌必有自來或曰頌告神之詩雅非告神之詩特詠事之詩也自梁定國樂並以雅為稱衆官出入奏俊雅皇帝出入奏皇雅太子出入奏胤雅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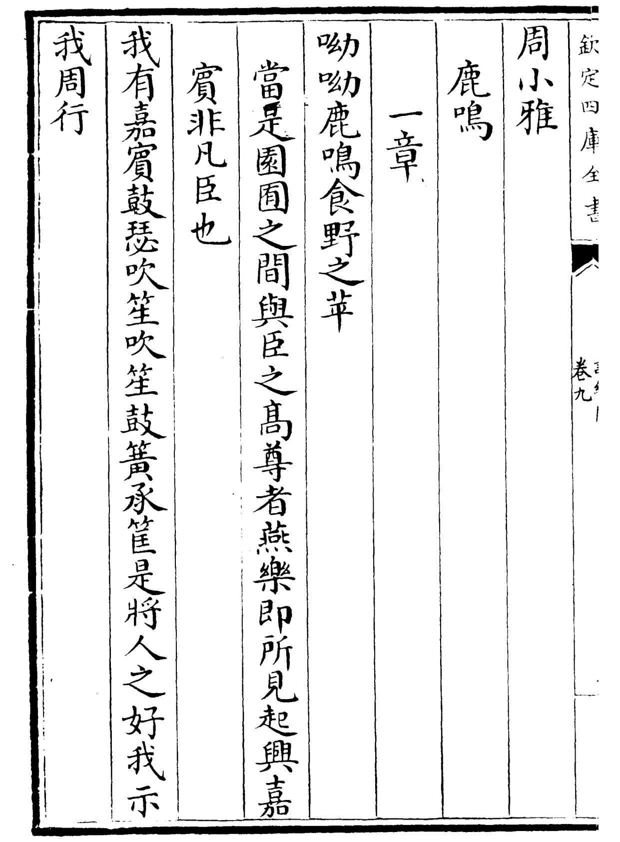
公出入奏寅雅上壽酒奏介雅食舉奏需雅撤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滌雅薦毛血奏牷雅降神及迎送奏諴雅皇帝飲福酒奏獻雅燎埋奏禋雅今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畧見而楚茨為詳後世有飲福撤俎歌今楚茨末章亦具所謂禮儀既備也

聞雅四

古曲不傳於後世而三國六朝之間尚或有之漢有殿中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魏有四曲皆取鹿鳴而

魏曲又增騶虞伐壇文王皆古聲亂後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唯鹿鳴獨將存後又改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後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後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復用鹿鳴聲不用伐檀聲也且以詩推之則其存尚見于此今觀於赫與鹿鳴繁簡長短不同不知何由用其聲世傳桑景舒聞虞美人曲能動虞美人草以為此吳音也別製一闋與虞美人曲迥絶而草亦動恐或有

之自晉宋以來食舉謂之四廂歌此鹿鳴所謂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古列位左右前後分置所謂輔拂疑丞是也自後謂之四廂食舉猶存其名後又謂之東西廂歌漸廢四廂之制而至今軍職猶存四廂之名然皆虛稱也大率古朝禮與軍禮相將軍禮左右前後而尊者處中朝禮亦然今軍職則故軍儀亦故朝儀也其他未易可推惟食舉以鹿鳴之辭又以魏晉之號略見古燕饗之禮也



周小雅

鹿鳴

一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當是園囿之間與臣之高尊者燕樂即所見起興嘉賔非凡臣也

我有嘉賔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二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章獨不及樂蓋與導言通情所謂德音也前後皆禮飲其中蓋從容欵曲酬酢凡庭樂作則人語當止人語交則庭樂當息

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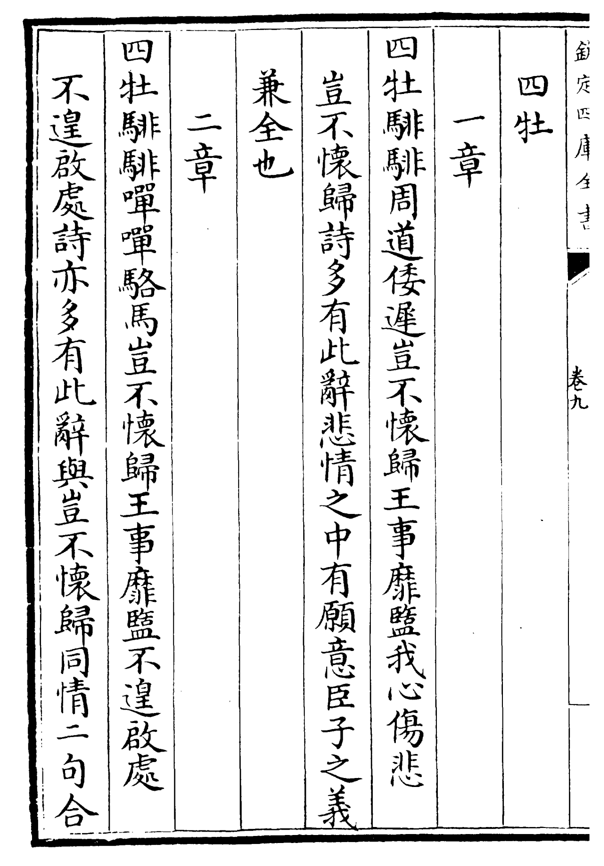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

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聞音曰行戶郎切傚古交切集韻效傚効通作爻又爻子謂放效也作交兩音皆可用吳氏不必專用交大率吳氏多定從一讀去古既遠苟叶則皆可也湛持林切

總聞曰鄭氏示作寘盖以卷耳寘彼周行易之視古示字也古無示字示作永不從目者使人觀也從目者自我觀也皆有所示也賓之與我相好使列位觀之賓之

德音甚明使下民觀之皆民見而不敢為偷君子見而欲有所似也此臣必國之所推衆之所服故人君表出以風厲也少年試武昌遇鄉人賓姓忘名曰勉旃侯中選當歌鹿鳴送女趣使先歌即取簫吹之其聲舒緩全無高急音呦呦作兩聲甚久下或一字或兩字或三字一轉未有四字者其人少知書喜音律遭亂從軍後莫知所在惜是時方年十六歲未知好古不究所以今併載于此



四牡

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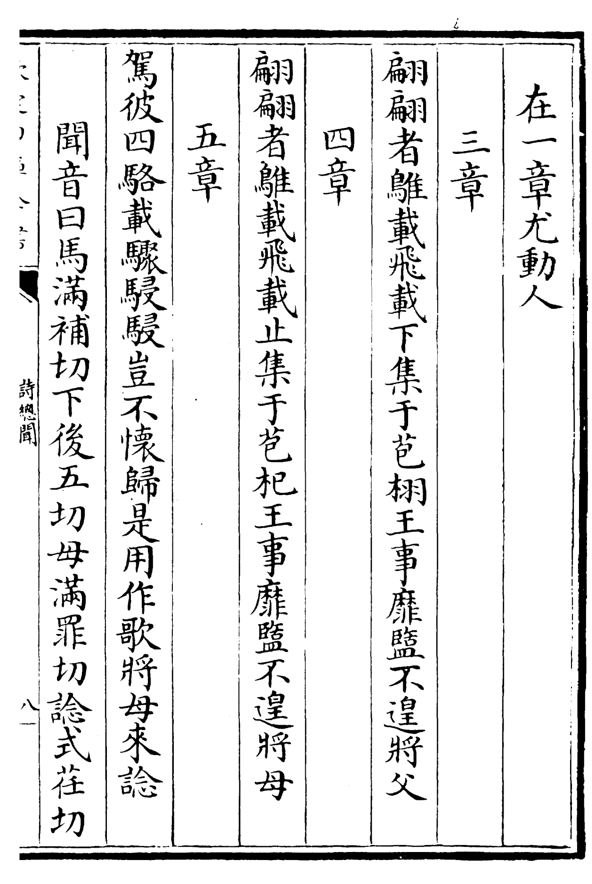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豈不懷歸詩多有此辭悲情之中有顧意臣子之義兼全也

二章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不遑啟處詩亦多有此辭與豈不懷歸同情二句合



在一章尤動人

三章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四章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五章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母滿罪切諗式荏切

旁紐作氏任切叶駸

聞物曰騅鵻鳺也南人呼為鵻騅行役當在春時總聞曰古者重於以身臣人身非我有也雖父母不得養之載驟駸駸亟欲畢王事也將母來諗以養母告君欲休官歸家也父男子猶能自力母婦人必待人而後養故人子尤所動心將父者一而將母者再也古風至西漢猶存官吏以府寺為舍十日一休沐以所居之官為家而其家即相判也不獨行役雖居官守亦與其家

成踈故詩多有父子及夫婦相懐之辭

皇皇者華

一章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懐靡及

征夫皆有靡及之心則為使者唯恐不及可見上忠

勤則下奮勵也

二章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徧也不必以為忠信左氏亦未嘗言忠信止曰必咨于周而毛氏以忠信為周杜氏從之其言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不審左氏在何代是時已有此學至漢儒益盛左氏之文不及周以上裕而純過于秦以下肆而駁氣象皆古而有純駁也惟左氏似裕而有蹙迫之象似純而有雕鐫之迹非周以上之文也似肆而有謹嚴之法似駁而有娟美之風非秦以下

之文也恐是生于戰國之時而不染戰國之習强為力以變俗者也左氏共知其非邱明孔門弟子之文論亦不見因載于此故以大序為子夏孔門亦不如此殆西漢以下東漢以前其駁又甚也

三章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諆

四章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五章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聞音曰諏子須切絲新齋切諆謨枉切度待洛切

聞事曰左氏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鄭氏肆夏文王鹿鳴

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引國語

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也吕氏肆夏繁

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鄭氏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杜氏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下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肆夏之三謂肆夏韶夏納夏良是不知繁遏渠云何王夏而不及盖避之也杜氏又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緜良是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良是文王大雅之首鹿鳴小雅之首也舉其首以次至三也古者酒有三獻

或五獻每一獻三樂此用三獻故舉三樂凡九
樂但序者不細察以鹿鳴為燕嘉賓以四牡為
勞使臣以皇皇者華為遣使臣皆祖此而又失
之文王既曰兩君相見之樂文王之序何不曰
兩君相見也特燕禮之間舉其詩之輕重為其
禮之隆殺非其詩必為其事也不獨此工歌而
已他賦者亦然隨時取意隨意取詩以此知序
者之過也

總聞曰所謂大聲不入俚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則此詩是也當是流傳里閭道路之間喜為詠歌亦可以推他詩凡風雅頌皆人間所常侑樂寫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聲異調者也頌特其體制差異則人間罕行亦有雖大樂而有别名吕氏所謂執競一曰繁遏思文一名渠别名當是人間所可用者也

常棣

一章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不如本字鄂蒂也蒂無光采花有光采然蒂承花之光采皆從蒂而生花落則蒂結為子此花之本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當是春時見此花而感同氣也兄弟國家之本凡為上之光采因同氣而生因他氣而成也所謂莫如

二章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天下莫可畏於死喪莫可愛於兄弟言畏愛之極如此原隰之間鳥獸之羣尚兄弟相求故不及脊令也

三章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首低尾昂首尾相應也亦當是有見興感兄弟急難相應當如此也

四章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朋友常有相愛之意其善者不過長歎其氣盛者亦終不肯犯難施力也集韻戎通作拭爾雅相也博雅推也言無所施力也務戎不相叶因左氏以務為侮故說者競起左氏必以經改盖附會緜禦侮為辭故劉氏從之又以戎為戍相叶吳氏以務戎皆改詩之所存蔑矣遂轉務音蒙集韻雺霧務霿霜皆有蒙音此說最佳雖字無雨亦通用通呼然似不必詩之取叶

至不一且以二章言之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四句三叶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就句取叶禦務是也葢其歌曲必禦字務字兩斷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作蓬音今北人多作此呼于歌曲雖不知其的于諷詠亦自有徵音其他取叶隨詩可見今略載於此

五章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危急之時最倚兄弟為切安平之際乃資朋友為多

何者彼各有門戶親族難代其捐軀而救難也故以

危難責朋友而以身許相知者皆非正也

六章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孺屬也和樂之情則均而尊卑之屬則别也

七章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雖如琴瑟之協而兄弟亦如和樂之耽則家道全美也妻子協而兄弟睽豈得為樂也必兄弟無他而妻子乃合蓋妻子不患不協而易睽者兄弟也下文可見

八章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凡人必思之深謀之盡乃見實理實理見則信心生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懷胡隈切難泥沿切嘆他涓切生桑狌狌亦作猩腥賈氏生生先醒也後生後醒也湛持林切末以乎叶孔氏説詩大體依韻亦有即將助語以當韻之體如此詩之類是也

聞字曰集韻侮務通用傷也慢也左氏作侮可從然丁字似附會務侮恐難通

聞句曰或説常棣之華鄂止句言花鄂皆不韡韡也蓋以不爾為真爾亦有所疑王氏不韡韡言

韡韡也故因疑而析句五字三字苟於古有疑而不敢彊立說特就其中求合亦不害好古也

總聞曰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恚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左氏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毛氏槩言召公杜氏以為虎也其詩在厲王之時則諸未必皆作於成周之盛時也魚麗之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不無所礙故孔氏以序閔管蔡之

失道故作棠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為周公作也陸氏鴟鴞為詩棠棣作詩變為言作者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鴟鴞其事在棠棣又略左氏名穆公直以為周公其欲附合於序如此今以鴟鴞倣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召穆公之作盖亦未見杜氏厲王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作此周公之樂歌厲而至宣宣而至幽幽而至平平王始遷東都豈有百餘年之前糾合宗族會聚東都名穆公賢者必不無君無

國如此故凡左氏所載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

伐木

一章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出谷遷木毛氏以為君子雖遷高位不可忘其朋友此意甚善鄭氏又求其尚在深谷者此意尤善用鳥意推人情古風可見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神且求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二章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不來者得非我弗相顧我且有咎何為不來責躬引愆必欲要致其來也

三章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民之失德則以乾餱吾儕雖小不滿意不必介念俗謂幸見恕且盡歡也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有酒則飲無酒則沽不可虛度也有鼓有舞隨所有

取樂及我職事有暇共飲此酒乃所願也

聞音曰丁陟耕切羜直呂切父扶雨切顧果五切埽蘇后切簋已有切舅巨九切咎巨九切阪孚𥫗切踐在演切愆立淺切酤侯古切暇後五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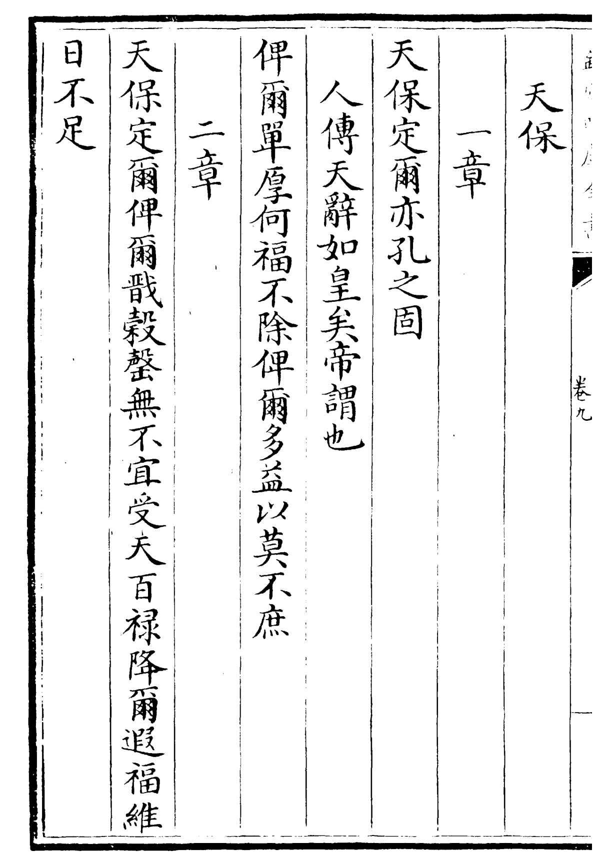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三章皆以伐木為首辭

聞物曰嚶音纓柔細也毛氏驚懼鄭氏相切直皆恐非大率鄭氏附合求友舊說嚶音鶯遂以為鶯相承出谷求友為鶯之事如此誤衍甚多

聞事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毛氏因諸父諸舅之辭遂以為天子其初意甚正其後意稍違今定從初意

聞人曰諸父父黨諸舅母黨兄弟亦母黨玩辭諦意皆異姓與常棣同姓不同也

總聞曰鄭氏伐木謂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今有酒而醴之本其故也此意甚嘉但不當以為王者識者更詳



天保

一章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二章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

三章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四章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總言先世諸公諸王鄭氏蝦傳神辭上下稱人以先字貫于其中如小旻上下稱事以否字貫

于其中語法正同

五章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神他神也先世之神已竟則他位之神次至弔至也詒遺也當是祝傳神辭先世有尸他神無尸

六章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

茂無不爾或承

闡音曰除治慮切享虚良切福筆力切禮福者備也備旁紐作逼古文福字多叶直極等字至唐猶然古者不獨以福作逼字音亦以福作逼字用賈氏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顔氏福古逼字自後福作祜意不作逼意然逼音猶在也

總聞曰此詩第一第二章導天情至第三章天隐而不可憑則以物之大者喻之第四第五章導神情至第六

章神亦隱而不可憑則又以物之極大者喻之前七爾後四爾皆天神下辭達其君也前五如後六如皆天神指物喻其君也大率皆藉天神為辭

采薇

一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當是將佐述離家還家之狀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

狁之故

二章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三章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来

薇作春時薇柔夏時薇剛秋時冬〻不言者来歸也所

以下言昔我往今我來之期適滿期年也

四章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常即常棣也止是物記時如前章采薇非專喻將帥車馬服飾也詩屢稱常棣之華似皆有所興也大率詩人因物起興非接於所見興無由生此再指初發之時也秦子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亦因詩人棣

華為辭不必泥也當是周道春時多此物故引之一月三捷言屢勝也不必言一侵一伐一戰為三也

五章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以象牙飾弓袋以鮝皮飾矢服今軍中猶有此制

六章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既以薇茁薇稚薇壯計歲月又以棣華計時候末章

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與前

章皆相應指期甚明也

闐音曰作郎各切亦揔古切莫武博切亦莫故切

皆通作揔古莫故尤顯得臣列切疚訖力切來

六直切華方無切服蒲北切戒訖力切哀於希

切

聞事曰爾雅陽為十月郭氏純陰用事嫌於無陽
故名此恐是十一月陽生之候初章言歲莫此
是預言來歸之期後章亦然不應十月已歲暮
令月令皆是周制其言歲時早晩悉用夏正
總聞曰禮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其後號曰短簫鐃歌
又其後號曰鼓吹亦謂之鐃歌鼓吹舊有艾如張遠如
期之屬其後不可勝紀采薇出車六月吉日恐是此曲

出車

一章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此行天子使之來也其詩皆以王命為辭此亦是將佐叙離家還家之狀與采薇同

二章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二章於牧地調民卒也言旐言旟旟州里所建旐縣鄙所建止是集衆二章皆曰僕夫亦是偏裨之屬故使令稱僕夫也下章既言南仲遂稱旐旐斾諸侯所建其容乃盛非前章比也

三章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文王之屬也林氏南得氏宣王之時恐非此南

氏之仲子與宣王之南仲同姓且同次也今同姓同次而不同時有之

四章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懐歸畏此簡書

左氏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氏逸詩句法與此相類極可玩味

五章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謂南仲也當是將佐之在别部而來軍前者故有未見既見之辭

六章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聞音曰牧莫狄切來六直切載節力切彭鋪郎切

華方無切降乎攻切喈居奚切

聞事曰此行在北無戰止是往戍故言城在西有戰故言伐言執言獲

聞跡曰毛氏朔言北方也襄除也今定襄屬并州朔方亦屬并州朔方固是北方但襄除無謂

總聞曰前四章自西都往北方也夏往而冬歸故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後二章自北方歸西都又往西方春至西都故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見而又行也春歸西都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去來不逾春也一歲所成併西北方之事結之

杕杜

一章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

其去言杕杜與薇作同時此當是師徒之室家所叙與采薇出車同期而其人則異也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其歸亦與薇剛歲陽同期

二章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前詩皆以深冬而歸此詩獨至次春而歸比同歸差

後必有故也

三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方茁而歸不遠與卉木之萋相應登北山采杞者征夫在北蓋有望且欲迎也

四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當是以病不載則不來故後期望夫固懷憂此又為多蓋比同歸後期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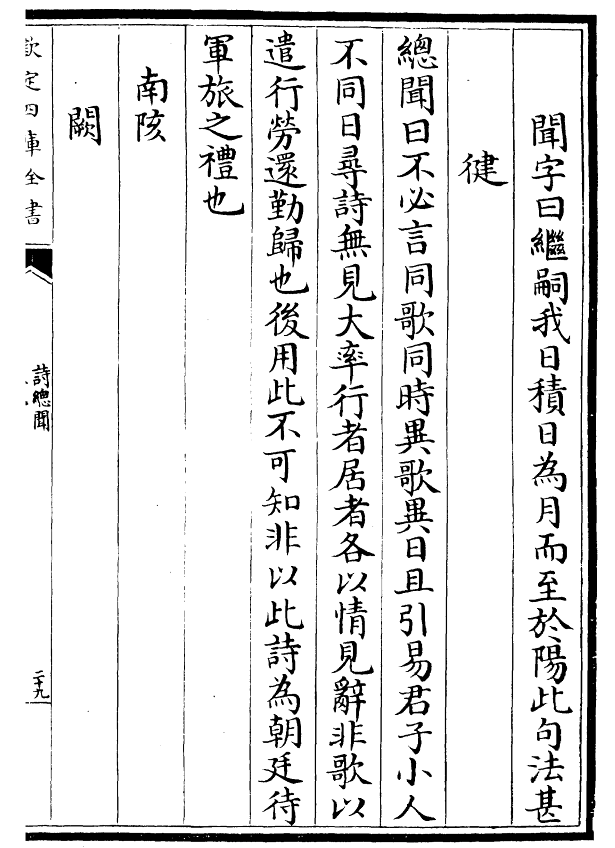
五章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卜也筮也合以為近果近不踰春也古者人神相孚卜筮可信如此

聞音曰毋滿罪切𠦒尺善切瘖古轉切來六直切

疚訖力切偕舉里切近渠記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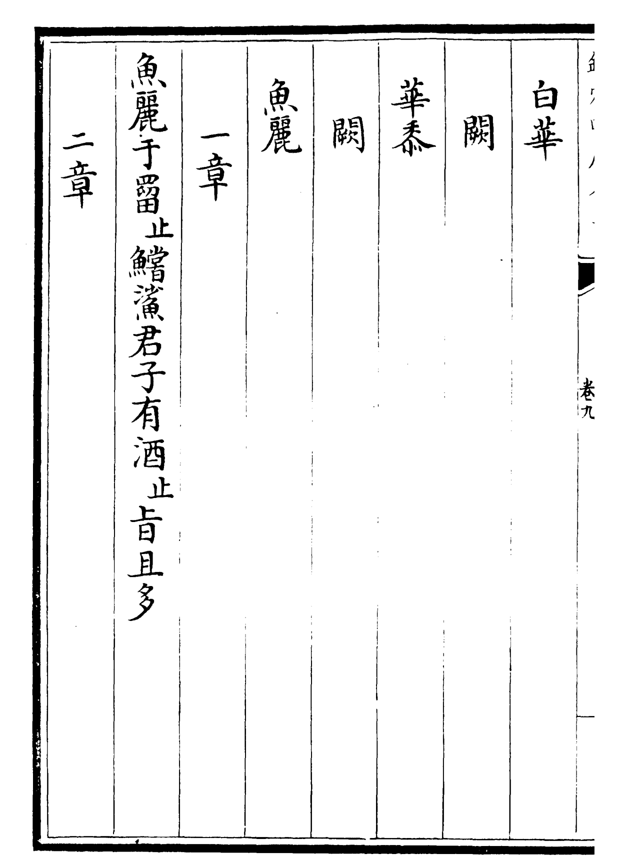
聞字曰繼嗣我日積日為月而至於陽此句法甚

健

總聞曰不必言同歌同時異歌異日且引易君子小人不同日尋詩無見大率行者居者各以情見辭非歌以遣行勞還勤歸也後用此不可知非以此詩為朝廷待軍旅之禮也

南陔

闕



白華

闕

華黍

闕

魚麗

一章

魚麗于罶止鱨鯊君子有酒止旨且多

二章

魚麗于罶止魴鱧君子有酒止多且旨

三章

魚麗于罶止鰋鯉君子有酒止旨且有

四章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聞音曰𦿆蘇何切有羽軌切嘉居何切偕舉里切

時上紙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四章文勢恐然

聞字曰麗著也讀如本字

聞用曰後有魚麗陣前後左右中五陣每一陣具五陣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大略如此相水道錯綜縱横布之嘗使試之於地頗類陣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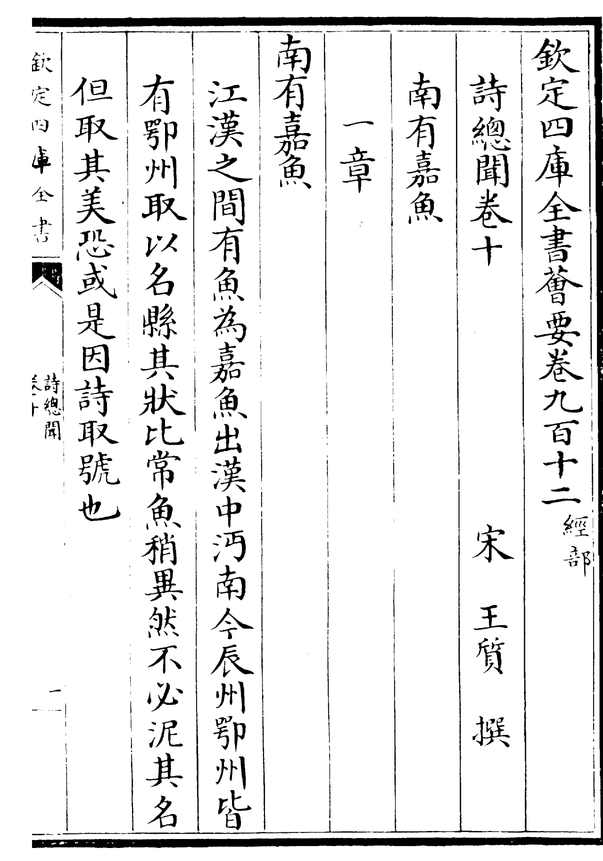
總聞曰陸氏鰽鯗之形長魴之形方鱧之形圓鰋之形偃鯉之形俯以著萬物盛多不必如此大率西北人重

魚東南人重獸各以少為貴也

由庚

闕

詩總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十二 經部

詩總聞卷十

宋 王質 撰

南有嘉魚

一章

南有嘉魚

江漢之閒有魚為嘉魚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其狀比常魚稍異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

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賔式燕以樂

二章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賔式燕以衎

陸氏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尋詩

皆羣行自得之貌不必造意衍情如此

三章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賔式燕綏之

四章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甘瓠甜瓠也鵻鵓鳩也皆美堪侑酒

聞音曰罩胡郭切魚回斡水聲也非籠汕所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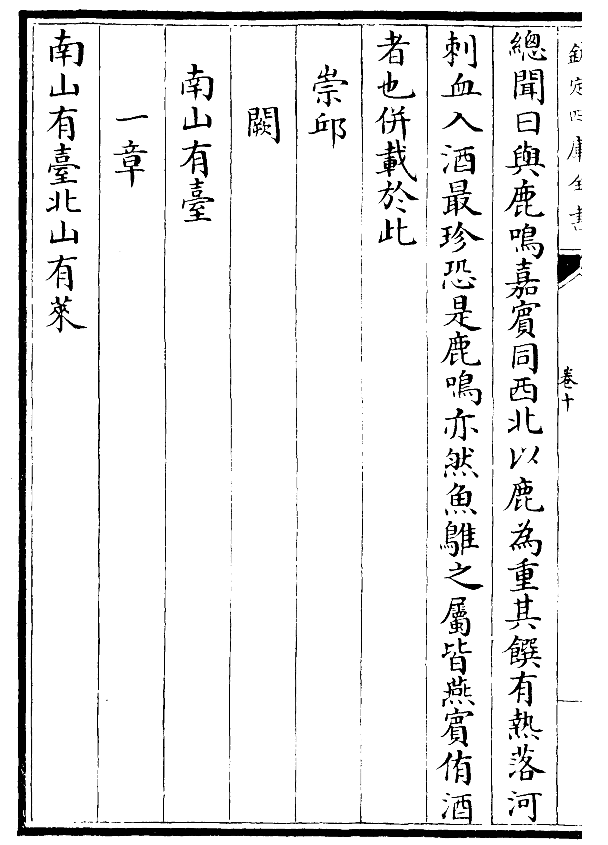
魚乘上水貌也非樔二者皆取魚水之聲貌未

必器也毛氏罩籗也猶可汕樔也無謂鵻朱惟

切來里之切鵻與來叶酒與又叶吳氏不必以

六直伊昔作切蓋有隔句而叶者如纍綏是也

隨句為叶者如鵻來酒又是也詩如此亦多



總聞曰與鹿鳴嘉賓同西北以鹿為重其饌有熱落河刺血入酒最珍恐是鹿鳴亦然魚雖之屬皆燕賓侑酒者也併載於此

崇邱

闕

南山有臺

一章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春夏之交草木繁茂詩人觸景生情大率占國占家皆當以氣象觀之而其氣象古人多即草木而觀早麓皇矣之類是也周之氣象草木如此則人君聲華福壽豈有窮也所以可樂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二章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三章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四章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五章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

爻爾後

其遐不止眉壽黄耇而已言無窮也

聞音曰吳氏臺田飴切萊陵之切與基期相叶者果羽切後下五切與枸楰相叶如此則五章皆叶豈不於古有益但薄俗可畏茍可叶即當已故臺萊耇後如今音一章作兩叶臺萊一叶基期一叶枸楰一叶耇後一叶詩此類亦多所以護持古風少避薄俗也好古者用心如此良亦

可嘆毋湍補切栲去九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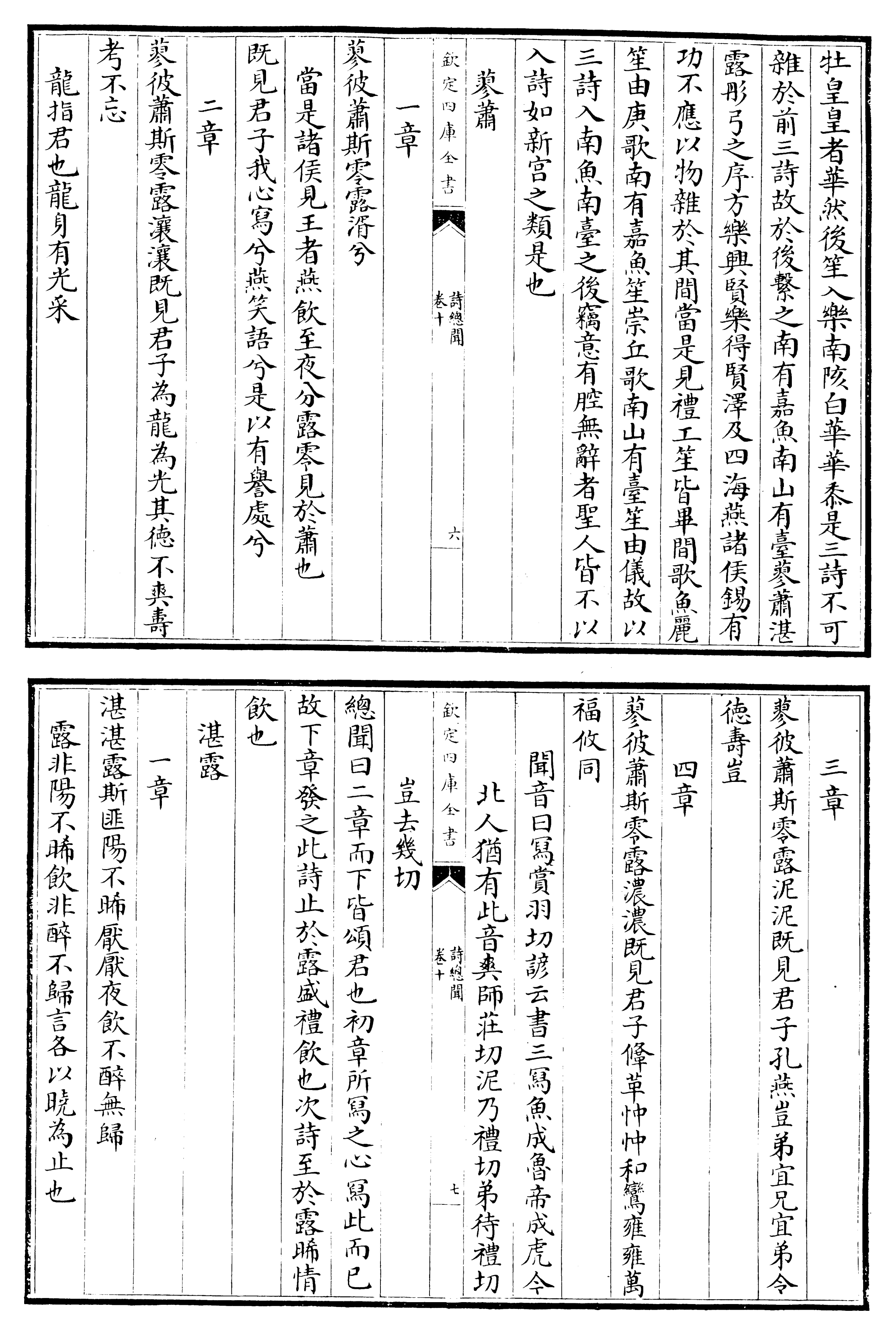
總聞曰草木固有宜山陽有宜山陰者此詩南北則不為此南山山之在南者也北山山之在北者也此言大封域也其南山北山各自有陰陽也

由儀

闕

總聞曰有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何也然序者以題推義亦有不可曉者南陔南者夏也養也陔者戒也遂以為孝子之戒養白華白者潔也華者采也遂以為孝子之潔白華黍則以時和歲豐宜黍稷言之蓋不時和歲豐則黍無華也前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由庚者道也遂以為萬物由道崇者高也丘者大也遂以為萬物極高大儀者宜也遂以為萬物得宜後三詩所謂亡其辭者也皆漢儒之學也前三篇鄉飲酒燕禮用之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後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之曰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山有臺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概觀之又引升歌鹿鳴不管新宮今鹿鳴存而新宮亡大率歌者有辭有調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間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未幾止存三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欺後世也魚麗之序既以治內外成功告神結之不應再出三詩當是見禮工入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三詩不可雜於前三詩故於後繫之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之序方樂興賢樂得賢澤及四海燕諸侯錫有功不應以物雜於其間當是見禮工笙皆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故以三詩入南魚南臺之後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以入詩如新宮之類是也

蓼蕭

一章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

當是諸侯見王者燕飲至夜分露零見於蕭也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二章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指君也龍身有光采

三章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四章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聞音曰寫賞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今北人猶有此音爽師莊切泥乃禮切弟待禮切豈去幾切

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此詩止於露盛禮飲也次詩至於露晞情飲也

湛露

一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露非陽不晞飲非醉不歸言各以曉為止也

二章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在宗伯則校其中禮與否宗伯掌禮者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賔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賔客君通情務盡醉臣守官務導禮所以雖夜飲而不失令德令儀也

三章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有露而草已無露將欲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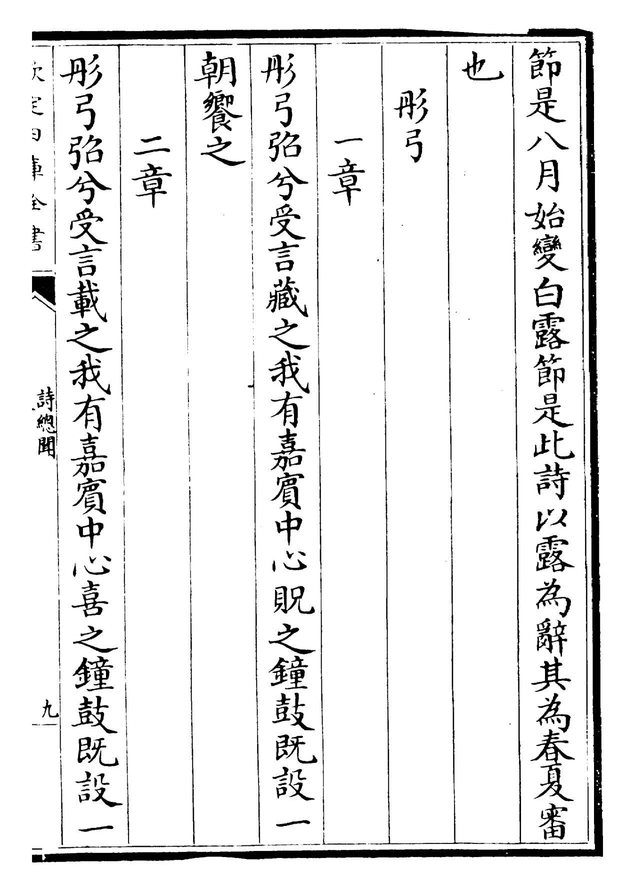
四章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不見露而但見桐椅又其實可辨已全曉也

闡物曰陸氏杞棘剛木况德桐椅柔木況儀杞枸杞也甚柔桐梧桐也甚剛桐最宜琴材不必如此取况但覩物起興也

總聞曰草豐桐實當是春夏之時又露三月始成清明



節是八月始變白露節是此詩以露為辭其為春夏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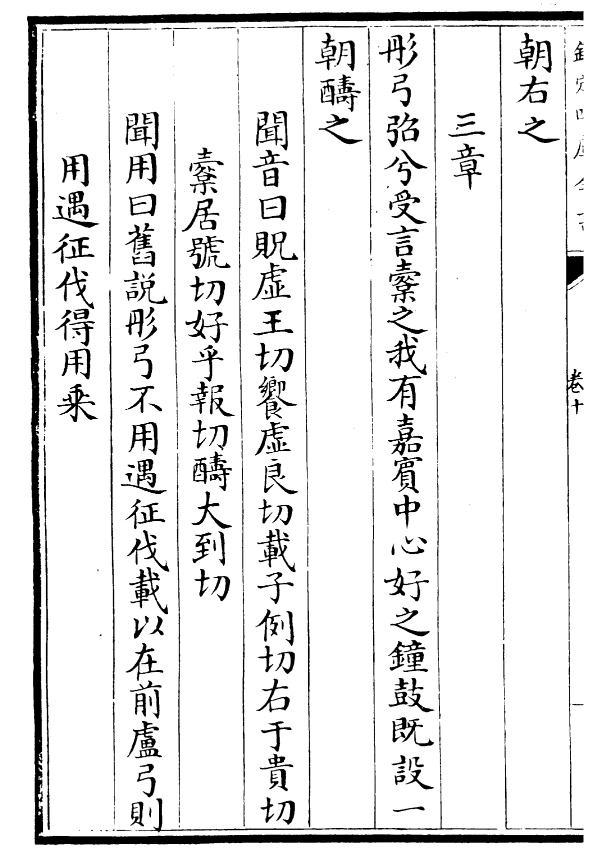
彤弓

一章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二章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賔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



朝右之

三章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闡音曰䩽虛王切饗虛良切載子例切右于貴切

櫜居號切好乎報切醻大到切

闡用曰舊說彤弓不用遇征伐載以在前盧弓則用遇征伐得用乘

總聞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嵩征伐此詩當是太公或是其倫然當時越於太公者亦無恐即是太公也平王錫晉文彤弓一彤矢百威王用平禮其數相同惟盧弓矢千比平數大增其他平無命服無虎賁威有之平有乘馬威無之大率亦出人君臨時錫命

菁菁者莪

一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當是諸侯朝王者經歷中阿中沚中陵菁莪其所見者也

二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三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已上皆經歷平陸之壤故言莪莪多生澤鹵沮洳之地初生甚美可食當是緣塗遇春所茹者也末章不

言莪而言舟舍陸而水也

四章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當是乘航經歷洛渭之水魚或沉或浮皆其見者也

毛氏楊氏載沉亦沉載浮亦浮舟豈可沉鄭氏知其不可以為舟者浮物亦載諸侯航河來朝詩人覩景生興曷以載為事也以載為事又奚足言而詩人以為樂為喜而且休也

總聞曰諸侯喜見王者凡經歴覧觀皆樂事賞心也大率王明時泰與王暗時否山川草木皆一等而人情物態自兩種尋詩可見也

六月

一章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

盛夏出師恐人有辭故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言所以然也

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二章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中章皆言王于出征王于此送行于三十里

三章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斾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四章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五章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五章

聞事曰易林玁狁非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駕衰及夷王此則自夷王玁狁始盛玁狁在北周都在西而侵逼畿甸如此當是玁狁有北兼西始自夷王不然復乃則是與西合從不爾何此尋詩初甚危急復乃少安初非全勝也經世甲戌北伐玁狁庚午犬戎殺幽王驪山之下計五十七年司馬氏西夷犬戎同攻

是則西北合從也自文武之時已見于采薇至宣王之時又見於六月其勢轉盛于前日所謂孔熾也反覆推之文武之後大盛於夷王愈盛於宣王宣王暫安而不能久固其末終不可救於幽王也

聞人曰張仲重臣望士不應于詩無見此尹吉甫張仲相友如此烝民尹吉甫又為仲山甫作誦如此其情非他人可比也張仲恐是仲山甫遍

考姓闕

采芑

一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一乘車七十五人三千計二十二萬五千亦可謂用大衆也不必盡周地當是侯國或調南方近蠻荆者也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二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

三章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四章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為帥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為帥併玁狁蠻荆之功結之于

此詩也此詩與采薇出車同體西戎玁狁併結之也

闈音曰畝滿罪切服蒲北切草訖力切衡戶郎切

珩戶郎切淵於巾切闐池鄰切老魯吼切焞吐

雷切

闈句曰第一章三句一節六句一叶二章三章四

章同舊末章作二句一節以雝叶猶不知下如

何叶亦與此詩之體相差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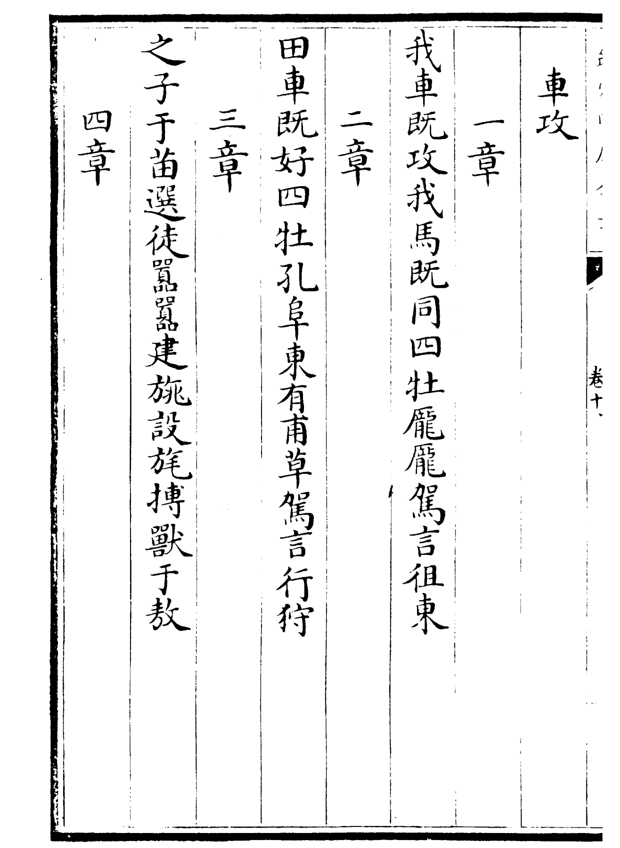
闈跡曰六月侵鎬及方鄭氏皆北方地名也鎬是

周都無緣與方皆為北方地名假使方地未詳在地亦未可知焦穫涇陽皆在密邇方何由獨遠恐是方叔封邑故因以為姓

聞人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又當是年爵皆尊於其徒也

總聞曰蠻事比戎事差緩戎侵雍都蠻不過荆土而已

弗離其巢穴也



車攻

一章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二章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三章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四章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五章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六章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七章

蕭蕭馬鳴悠悠斾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八章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聞音曰好許厚切草此茍切切欱子利切柴疾智切

說文引此詩助我舉𢺐積也或作柴其他𢺐或奇寄切平義切柴或士邁切惟疾智引詩今從與欱相叶此蓋首尾叶也駕集韻亦在家部居牙切馳集韻亦在馳部唐何切破亦當在坡部蒲禾切說文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皮當作蒲禾左氏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又從其

有皮丹漆若何破作坡音不惟旁紐當然古音亦爾古加何兩韻多通用如明唐兩韻亦通用吳氏女曰雞鳴加居何切屈氏神靈篇赴曲相如余私娛茲孰哉后加張氏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諸侯壯何能加若爾則駕讀化訛馳讀作駝破讀作坡蓋首中尾皆相叶也吳氏曹氏望祭四嶽燎對泰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誄當用柴詩當用柴許氏既聿或作柴不必專從一

字也集韻犄相附著也於寄切正引此詩破敗也彼義切不引此詩恐似有意故不引實引也吳氏又以集韻犄柔也倚可切正叶破字諸叶皆可用亦不必專從一叶也但謂同未省字或以賔之初筵射夫既同經改亦未可知果舊是同字則柴字容或有轉集韻𦩻舉兩手取曰𦩻渠容切蓋謂助舉矢也若鄭氏助舉積禽自是皂使之役何關士夫之事但世態少公多私動

以夏五郭公阻之夏五之下必是月字郭公之下必是亡字安知非此文在孔子之後而必以為此文在孔子之前孔子存之蓋有狗意過當者故此曹亦狗意矯之而不知其失

吉日

一章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二章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前三日為戊辰則戊者蓋戊辰也既禱三日舉事凡天子所在曰行在所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即王所也

三章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

四章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賔客且以酌醴

酌醴親戎不可飲厚至醉也校獵小以兎為勝大以虎為勝言捷莫如兎猛莫如虎得此則畢事上爵皆無則禮不成今西北之風猶然既獲大兕則可成燕禮也兕大于虎而不甚猛于虎亦虎亞也故朋稱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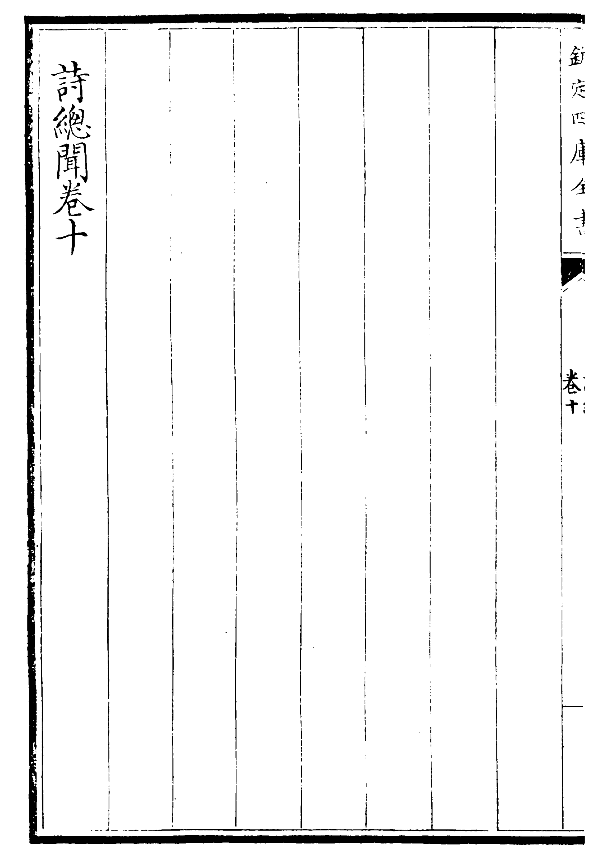
虎兕

聞音曰戊莫後切禱當口切好許厚切阜符有切馬滿補切有羽軌切俟于紀切友羽軌切右羽軌切

聞字曰爾雅三為羣二為友此亦字義羣皆三畫友從兩又此法從古有之近世字學亦未為過也而多諱及之

聞訓曰立訓不免隨語異意或有不必異者所不

可曉被之礿礿訓遅與興雨礿礿同亦可用多
意雨亦可用多意大意用大意繁亦可用遅意
此其礿訓大獸亦可用多意今定從多語勢可
見也
總聞曰戊不言辰葢以戊協禱也次言庚午則前爲戊
辰可見文體自有古意如前詩每章言方叔涖止方叔
率止至三章四章增一顯允而易一涖止爲元老參差
之中整肅黙寓此所以古意鬱然也


詩總聞卷十

謹案卷八第六頁後一行則滌禾場以待來年之

朴朴字疑誤

第七頁後一行播鼗原本鼗訛作兆鼓二字今改

第八頁後五行下後五切原本脱切字今增

第二十頁前六行令以一二月之月字疑有誤

卷九第三頁後八行太子出入奏肖雅刋本訛作

徹雅據隋書樂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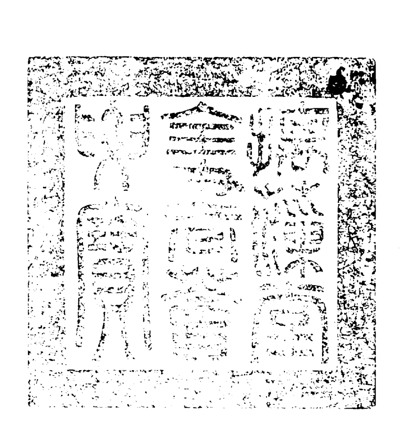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一行王公出入奏寅雅又前二行三行

薦毛血奏牷雅降神及迎送奏諴雅皇帝飲福酒奏獻雅燎埋奏禋雅刊本寅訛賓牷訛牲諴訛誠飲訛領禋訛裡並據隋書樂志改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不作逼意原本逼訛遇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服蒲北切原本蒲訛湍今改

卷十第十六頁前五行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原本諸訛謂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孟錫山